

范仲淹麾下大將范恪事蹟考

何冠環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摘要：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在仁宗朝(1022—1063)經略西邊多年，識拔擢用許多起於卒伍的將校，其中功勳最著，最享大名的首推种世衡(985—1045)與狄青(1008—1057)。在二人之後的則有後來官至三衙管及節度觀察留後，被范仲淹許為“忠勇敢戰，身先士卒”的步軍副都指揮使王信(988—1048)，以及本文的主角，被譽為“武力過人，臨戰有勇”、官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的范恪(1011—1060，初名范全)。本文據宋人官私記載，以及范恪親屬墓誌銘的史料，考述范恪的生平事蹟及其軍旅生涯，並以此一個案研究，論析那些從卑末行伍出身的武人，如何在文臣的提攜識拔下，靠着自身的本事，在沙場上建立汗馬功勞，從而出人頭地，成為將帥。本文亦透過此一個案，論析宋代的文武關係以及武人與社會流動諸問題。另外本文亦附考范恪的事業繼承人，其女婿孫昭諫(1037—1101)的軍旅生涯及生平事蹟。

一、導言

范仲淹(989—1052)扼守西邊多年，他識拔擢用的將校中，以种世衡(985—1045)及狄青(1008—1057)功勳最著，最享大名。^①范仲淹在慶曆二年(1042)底

153

DOI: 10.5404/jiuzhou.2010.27.07

① 有宋一代名將狄青的研究甚多，筆者曾先後撰有《狄青(1008—1057)麾下兩虎將——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狄青(1008—1057)故事的傳述者——狄家將第二代傳人狄詒(?—1100)與狄詠(?—1097後)事蹟考》，從側面論述狄青的事蹟，二文均收入筆者的論文集，參見何冠環：《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頁341—384，頁437—504。最近期的狄青研究，可參閱羅家祥教授及同門好友趙雨樂教授的三論著：(1)羅家祥：《歐陽修與狄青之死》，《學術月刊》，第40卷4月號，2008年4月，頁117—123；(2)羅家祥：《從楊業、狄青看北宋武將的悲劇色彩》，載李裕民主編：《首屆全國楊家將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202—212；(3)趙雨樂：《北宋中期文武禦邊典範——論韓、范戰略與狄青陷陣》，載張希清、范國強主編：《范仲淹研究文集》(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87—99。相較之下，學術界對种世衡的研究較少，約到1984年夏，虞師在杭州舉行的宋史研究會中，宣讀“論北宋御夏名將种世衡”一文，才有正式的學術著作面世。該文在1987年出版的宋史研究論文集刊出。參見虞(轉下頁)

所上的《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中，被他列為第一等的將佐有四人，依次分別是涇原路部署的狄青，范對他的考語是“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排名第二的是鄜延部署的王信(988—1048)，其考語是“忠勇敢戰，身先士卒”。列名第三的是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今甘肅慶陽市環縣)种世衡，其考語是“足機略，善撫馭，得蕃漢人情”。最後的是環慶路鈐轄的范恪(1011—1060，當時名范全)，他的考語是“武力過人，臨戰有勇”。^①

范恪與王信從事功到名氣，都不能與狄、种二人相比，甚至比不上擁有楊家將第三代傳人身份的楊文廣(?—1074)；不過，在范仲淹部將中，范恪和王信最後官至“禮繼二府”的三衙管軍，分別出任禁軍第二及第三高職的馬軍副都指揮使及步軍副都指揮使，官至節度觀察留後，並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實在無負范

(接上頁)師：《論北宋御夏名將种世衡》，載鄧廣銘(1907—1998)、徐規編：《宋史研究論文集》(一九八四年年會編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549—566。亡友曾瑞龍(1960—2003)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修讀哲學碩士學位，在1984年夏撰成的碩士論文《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便有大量章節論述种氏將門創建人种世衡的事功，該論文已出版，可以參考。參見曾瑞龍：《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香港：中華書局，2010，第二章《論宋人選將之難與种世衡的成名》，頁29—67；《附錄一》《种世衡反間計考異》，頁117—135。另國內學者金文發，在2000年亦發表了一篇談种家將的短文，惟論點亦尋常和粗淺，參見金文發：《簡論种家將》，《貴州社會科學》總163期(2000年第一期)，頁87—93；另外美國宋史學者Paul J. Smith最近(2009)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AS)會議宣讀的一篇論文，亦以种世衡作為研究論題。該文的參考書目中有列出曾瑞龍用英文撰寫的博士論文*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960—1104 A. D.*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0009, 1997)，卻沒有列出曾瑞龍用中文撰寫的碩士論文，似乎他沒有看到瑞龍這篇開創之作。筆者閱讀完這篇會議論文初稿，覺得它無論在資料使用及論點分析深度，均遠遜曾瑞龍二十五年前撰寫的碩士論文。不過，种世衡的事蹟能受到西方宋史學者的注意，也算是一件好事。期望Paul Smith正式出版該文時，能參考曾瑞龍正式出版的開山之作。參見Paul Jakov Smith, “A General for His Time: Chong Shiheng (985—1045) and the Remilitariz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State” (Conference summary of a chapter in progress, unpublished), pp. 1—27.

- ① 范仲淹撰，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中冊，《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奏邊上得力材武將材等第姓名事》，頁616—617。按范仲淹此奏撰於何年月，文集沒有注明，考范恪擢環慶路鈐轄在慶曆二年十月一日，狄青擢涇原路部署，王信擢鄜延路部署，在慶曆二年十月初九，則范仲淹上此奏的日期，當在是年十月初九以後。參見李焘(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慶曆二年十月己酉條，頁3310—3311。另據《隆平集》，王信得年六十一，故可推其當生於端拱元年(988)。參見曾鞏(1019—1083)：《隆平集》，收入趙鐵寒(1908—1976)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19《武臣傳·王信》，葉5下(頁720)。

仲淹之知。他們作為仁宗朝(1022—1063)從卑末行伍出身,而能出人頭地崛起成爲將帥的武將,^①他們的經歷與事蹟亦值得宋史研究者的關注,尤其研究宋代文武關係、武人與社會流動諸問題。本文因篇幅所限,先考論與范仲淹同姓的范格之事蹟。另外本文亦附考范格女婿孫昭諫(1037—1101)的事蹟。

二、起於卒伍

范格初名范全,字許國,籍隸開封(今河南開封市)。《宋史》及《隆平集》均有傳,他甚麼時候及爲何改名爲范格,暫時不可考。據《宋會要》所記,他卒於仁宗嘉祐五年(1060)二月,而據《隆平集》,他得年五十,則他當生於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②他的祖父名范進,父名范貴,均爲白丁,因范格之故,他們後來分別獲追贈爲率府率 and 左屯衛將軍。^③

范格年少便投軍,初隸軍籍於許州(今河南許昌市),後來選入京師,隸殿前司的騎軍捧日軍。其後再選入殿前諸班直的殿前指揮使,據《宋史·兵志一》的記載,這支騎軍以“諸班軍騎中選武藝絕倫者充”。范格中選,正因他驍勇善射。他“選行門,歷龍旗直、散員押班”,擔任殿前司騎軍的下級軍官。^④

① 參見脫脫(1314—1355)編纂:《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卷323《范格傳》,頁10465—10466;卷326《王信傳》,頁10518—10519。關於楊文廣事蹟,可參閱何冠環:《北宋楊家將第三代傳人楊文廣(?—1074)事蹟新考》,載《北宋武將研究》,頁385—436。

② 參見《宋史》,卷323《范格傳》,頁10465—10466;《隆平集》,卷19《武臣傳·范格》,葉15上下(第739—740頁);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11月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1926年本,《儀制》十一之十六。

③ 參見王振(?—1101後):《宋故長安縣君(孫昭諫夫人)范氏墓志銘》,載鄭兆鶴、吳敏霞編:《戶縣碑刻》,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頁318—319。

④ 《宋史》,卷187《兵志一》,頁4577—4578,4584—4585;卷188《兵志二》,頁4610;卷196《兵志十》,頁4877—4878,4886;卷323《范格傳》,頁10465;《隆平集》,卷19《武臣傳·范格》,葉15上;楊倩描:《兩宋諸班直番號及沿革考》,《浙江學刊》,2002年第4期,頁145—148。關於范格所任的“殿前指揮使”、“龍旗直”及“散員押班”,均屬於殿前司諸班直,其番號及建置沿革,楊倩描有專文考釋。殿前指揮使有左右兩班,龍旗直隸東西班;散員則有左右四班。至於《宋史·范格傳》“歷行門、龍旗直、散員押班”及《隆平集·范格傳》“選行門,歷龍旗直、散員押班”,所提到的“行門”之涵義,楊文也作了一番考證,而且引用了《隆平集·范格傳》的例子。楊氏認爲“行門”,即是《夢溪筆談》卷1《故事一》所說的“衛門”,“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後(轉下頁)

范格仕歷最早有年月記錄的，在康定元年(1040)。《宋史》本傳記“康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擢內殿崇班、慶州北路都巡檢使。”^①考西夏主元昊(1032—1048 在位)於是年正月戊寅(二十三)大破宋軍於三川口(約今陝西延安市西 20 公里處，即今延安市安塞縣、延安市境的西川河入延河處)，虜宋將劉平(973—1040 後)及石元孫(?—1046 後)。^②宋廷兵敗後急於用人，先在正月乙酉(三十)下詔“陝西州軍，有勇敢智謀之士，識西賊情偽與山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詣所在自陳，敦遣赴京師。”^③到二月丙申(十一)，再下詔“京朝官選人、三班使臣有文武器幹者，並許經所屬官司自陳，當量材試用，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其察訪習知邊事者以名聞。”^④同月乙巳(二十)，宋廷詔選殿前諸班材勇者，往陝西極邊處任職。^⑤范格相信在此時應選，派赴慶州(今甘肅慶陽市慶陽縣)出任北路巡檢使。^⑥這年范格三十二歲，似乎是他初次出守邊塞。他擢為內殿崇班，算得上是超擢，據宋制，本來東西班、散直押班等當換東頭供奉官，他在未立軍功前就得以超過三班使臣之首的東頭供奉官，換為大使臣的內殿崇班，實在是優遷。

(接上頁)殿，則執過東西對立於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倅。”楊文亦認為“宋代的行門按其隸屬關係而言，可分為兩種：一是隸屬於殿前指揮使左右班的行門；一是與天武軍一樣被獨立編為指揮的行門”。據《宋史·兵志十》的“選補之制”所釋：“凡諸軍轉員後，取殿前指揮使長入祇候填行門，取東西班長入祇候、殿侍諸班直充諸班押班、諸軍將校者，皆親聞。”另同卷記：“元祐二年，樞密院言：舊例，行門對御呈試武藝，並臨時特旨推恩，前期未嘗按試，至日旋乞增加斗力，或涉唐突，因以抵罪。請於轉員前一日，按定斗力。……紹聖三年，樞密院進呈轉員及行門試武藝、換前班、留住等條例。曾布言：國初以來，皆面問其所欲，察相人才，或換官，或遷將校，或再任，此則威福在人主”。綜合上述的記載，范格在禁軍早期的陞遷，大概就是由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長入祇候，以武藝卓絕而擢類似虎賁的行門；歷東西班的龍旗直長入祇候，再轉員為較高級的散員押班。又本文的匿名審稿人認為“殿前指揮使左右班”的“指揮使”一詞應作“指揮司”，那是審稿人不明白“殿前指揮使左右班”一詞，其實是“殿前司殿前指揮使左右班”的簡稱。

- ① 《宋史》，卷 323《范格傳》，頁 10465。
- ② 《長編》，卷 126，康定元年正月壬申至戊寅條，頁 2967—2968。關於宋夏三川口之戰的始末，可參閱何冠環：《敗軍之將劉平(973—1040 後)——兼論宋代的儒將》，收入《北宋武將研究》，頁 312—316。
- ③ 《長編》，卷 126，康定元年正月乙酉條，頁 2971。
- ④ 《長編》，卷 126，康定元年二月丙申條，頁 2975。
- ⑤ 《長編》，卷 126，康定元年二月乙巳條，頁 2978。按原文作“殿前諸般材勇者”，疑為“殿前諸班材勇者”。
- ⑥ 考仁宗於同年三月乙亥(廿一)，御仁和殿，擢諸班殿直衛士有材武者二十九人，其中散直都虞候王遠授官苑使，昌州刺史、東西班指揮使許遷為供備庫使。范格是否在這二十九人內，不詳。本來范格若在其中，李燾應會提及。按范格當時在禁軍的職級，尚未達王、許二人。疑他擢為內殿崇班，不在此時。參見《長編》，卷 126，康定元年三月乙亥條，頁 2987。

范格得膺此選，所憑藉的是超卓的武藝，特別是射藝。據稱他常挽之弓有一石七斗之力，其箭鏃如鏃，名曰鏃弓。他每發必中，以至一箭能貫二人，教敵人生畏。他的箭都刻有他的姓氏和官稱，以震懾敵人。他善射而驍勇，臨戰敢前，以此得到賞識而獲擢用。^①

三、范帥麾下

范仲淹在康定元年三月戊寅(廿四)，因陝西安撫使韓琦(1008—1075)的力薦，自吏部員外郎、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市)改知西疆重鎮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開始他經略西夏的功業。^②他未抵永興軍前，在四月癸丑(二十九)，改任陝西都轉運使，代替出任知延州(今陝西延安市)的張存(984—1071)。^③范仲淹在五月甲戌(廿一)首上禦邊攻守之謀議，五天後(己卯)，宋廷即委任他和韓琦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事，統管陝西的軍務，范格自此成為范仲淹麾下之將官。^④

六月甲午(十一)，驍將任福(981—1041)自鄜延副都部署、忻州團練使調任環慶副都部署兼知慶州，成為范格的直屬上司。任福頗有將略，他上言宋廷，指慶州距蕃族不遠，他願領兵境上，立亭堡，謹斥候，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作緩急攻守之備。宋廷接受他的建議，許他便宜行事。^⑤

八月庚戌(廿八)，范仲淹兼知延州，替代調知澤州(今山西晉城市)的張存(984—1071)。^⑥這年九月庚申(初八)，范仲淹遣當時僅為殿直的狄青與侍禁黃世寧出兵攻西界蘆子平(約在今陝西榆林市靖邊縣南白于山)，將之擊破，范仲淹麾下將官首度建功。^⑦不過，是月丙寅(十四)，西夏軍攻三川寨(今寧夏固原市彭

① 范鎮(1007—1088)撰，汝沛點校：《東齋記事》，卷2，(與《春明退朝錄》合本)，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0，頁20；《宋史》，卷323《范格傳》，頁10465—10466；《隆平集》，卷19《武臣傳·范格》，第十五葉上下。按《隆平集》稱范格弓“勝二石一斗”，恐有誇大之嫌。

② 《長編》，卷126，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條，頁2988。

③ 《長編》，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壬子、癸丑條，五月甲寅朔條，頁3009。

④ 《長編》，卷127，康定元年五月甲戌條、己卯條，頁3012—3014。考韓、范名義上的上司是忠武軍節度使、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夏竦(985—1051)。

⑤ 《長編》，卷127，康定元年六月甲午條，頁3018。

⑥ 《長編》，卷128，康定元年八月庚戌條，頁3035—3036。

⑦ 《長編》，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庚申條，頁3039。

堡鄉隔城子古城),鎮戎軍(今寧夏固原市)西路都巡檢楊保吉(?—1040)戰死。翌日,涇原路宋軍出戰,又相繼失利。涇州駐泊都監王珪(?—1041)率三千騎來援,被圍於師子堡(疑即獅子堡,亦即寺子岔堡之諧音轉,在今寧夏固原市西吉縣白崖鄉),幸宋軍來援才得解圍。但仍被西夏攻陷乾溝堡(約在今寧夏固原市中河鄉與西吉縣白崖鄉一帶)等三堡,宋官軍戰沒凡五千人。^①

是月庚午(十八),范仲淹另一大將种世衡,自大理寺丞、簽書定國軍節度使(即同州,今陝西渭南市大荔縣)判官事換武階爲內殿承制,出知延州青澗城(今陝西榆林市清澗縣),開始他的顯赫事功。^②而范仲淹的另一大將范恪,在兩天後(壬申,二十)也得以建立功勳。

范恪的上司及同鄉、環慶路副都部署知慶州任福在這一天率領范恪等衆將,攻克西夏控制的白豹城(今陝西延安市吳旗縣白豹鎮),並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宋軍除了燒掉白豹城之廬舍、酒稅務、糧倉、草場、四十里內禾稼積聚及守將李太尉衙署外,又擊破骨咩等四十一族,燒殺土塚中所藏不知數目的蕃族,並擒獲敵軍首領張團練及蕃官四人、麻魁七人。宋軍共殺敵軍首領七人,斬首二百五十,獲馬牛羊駱駝七千一百八十頭、器械三百三、印記六面。只付出死一人,傷一百六十四人的代價,算得上是一場大勝。^③

任福這次攻取白豹城的行動,既是聲東擊西,也算是圍魏救趙。當夏軍以大兵攻略保安軍(今陝西延安市志丹縣)和鎮戎軍時,任福召集本路將佐商議,他令環慶路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池寨(今甘肅慶陽市華池縣)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今甘肅慶陽市合水縣東北25公里處)監押、殿直劉世卿,率廣勇及神虎二指揮會華池,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急馳西谷寨(今甘肅慶陽市境內),與寨主等共擊近塞諸族,約定諸路大軍在二十日丑時一齊出擊。任福在十六日晚上閉軍門授諸軍衣甲,十七日天未明即率子任懷亮(?—1041)及姪婿成

① 《長編》，卷128，康定元年九月丙寅條，頁3042；《宋史》，卷325《王珪傳》，頁10508。

② 《長編》，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庚午條，頁3043。

③ 《長編》，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壬申條，頁3044。據董秀珍的考證，白豹城今名白豹村，是陝西延安市吳旗縣白豹鎮政府所在地。該城居洛河支流白豹川的北岸，處於崇山峻嶺之下，西距子午嶺主脈不足20多公里。參見董秀珍：《陝北境內宋與西夏緣邊城堡位置考》，收入姬乃軍主編：《延安文博》，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2003，頁45。又任福與范恪一樣都是開封人，同是起於行伍，由禁軍出身，屢立戰功而得到擢陞，成爲邊帥。參見《宋史》，卷325《任福傳》，頁10506。

昺出兵，下令慶州城門非從征兵馬不得放出任何人，聲稱巡邊。十八日晚宿業樂鎮（又名第五將城，約在今甘肅慶陽市境內）。十八日晚，抵距白豹城七十里的柔遠寨（今甘肅慶陽市華池縣城）。十九日晨，他大犒柔遠寨的熟戶蕃官，惟不准他們離席及出城，以防洩漏軍機。他即密令諸將分頭率軍，突襲白豹城：慶州駐泊都監王懷政攻白豹城西面，攻守將李太尉銜，並斷神樹者多援軍來路；負責守神林北路的都巡檢范恪，就負責攻城東，阻斷金湯之路的援軍；柔遠寨主譚嘉震、監押張顯攻城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和走馬承受石全正攻城南，擊賞渥等族；內殿承制、環慶駐泊都監武英（？—1041）擔任主攻，入城門攻敵，任福本人率大軍坐鎮城南，照管各路策應。另遣將驅柔遠寨蕃官為前行。二十日丑時，夜漏未盡，宋軍已抵白豹城下，馬上展開四面合擊。二十日早上卯時，即攻破白豹城，任由蕃部軍人等掠焚夏軍之巢穴，搶略戰利品方四十里。當晚，宋軍還慶州，以范恪及蕃官巡檢趙明（？—1066 後）殿後。夏軍不忿被襲，遣數百騎從後追襲，范恪早有準備，他在山崖險處設伏，趁敵軍半度而邀擊之，結果斬首四百級，生擒七十人，大大增加了白豹城之戰的勝利果實。十月丙申（十四），宋廷賞功，主將任福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位列三衛管軍，加賀州防禦使，隨後命任福兼鄜延路副都部署。其部下獲優遷而可考的，計武英遷禮賓副使，兼涇原路行營都監，范恪亦以功遷內殿承制，居大使臣之頂階。^①

當范恪立功陞遷時，官僅鄜延部署司指使的狄青亦在十一月丁卯（十六）自右班殿直擢為右侍禁、閤門祗候、涇州（今甘肅平涼市涇川縣）都監。因陝西經略判官尹洙（1001—1047）的推薦，狄青受到韓琦及范仲淹的賞識，譽為良將之才，他這時名位雖在种世衡及范恪等之下，但在陝西軍中已很知名。^②

① 白豹城之戰以及任福生平事蹟，目前所見之最早記錄是《涑水記聞》，《長編》與《宋史》均採其說。又任福以功擢管軍後，環慶鈐轄、洛苑使高繼隆因妒忌而中傷任福，任福上告宋廷此事，宋廷為免出事，在十二月庚寅（初九），將高徙為梓夔鈐轄，調離陝西。任福聖眷正隆，他在同月癸卯（廿二），宋廷調整三衛管軍人事時，又越過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及步軍都虞候兩階，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超授馬軍都虞候。參見司馬光（1019—1086）撰，鄧廣銘、張希清校注：《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9，卷12，頁224—227；《長編》，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壬申條，頁3044；卷129，康定元年十月丙申條，頁3052；十二月庚寅、癸卯條，頁3059，3061；《宋史》，卷323《范恪傳》，頁10465；卷325《任福傳》，頁10506；《武英傳》，頁10509。

② 《長編》，卷129，康定元年十一月丁卯條，頁3056—3057；十二月戊申條，頁3072。按种世衡在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廿七）已從大使臣的內殿承制，擢為諸司副使的供備庫副使。

據《宋史》本傳所載，范恪曾會合諸道兵攻十二盤口（約在今甘肅慶陽市境）及咄當寨（約在今甘肅慶陽市境）、迷子寨（在今甘肅慶陽市境）。他身中流矢，神色自若，仍奮勇督戰至日暮。他看到敵軍的砲石有火爨，就取之宣示諸軍，稱敵軍已用盡矢石，只好用竈下的磚石。於是諸軍奮勇爭先，奪得敵城，而他也以功擢供備庫副使，進入諸司副使的行列。^①

仁宗在翌年改元慶曆，從二月起，宋廷籌議從涇原及鄜延兩路攻夏，但范仲淹持重，不同意韓琦等貿然急擊的主張。^②任福這時剛奉詔乘驛往涇原議事，韓琦正行邊赴涇州，忽然收到諜報，說元昊閱兵折蘆會（今甘肅慶陽市環縣洪德鄉西北約 60 到 70 公里處），打算入寇渭州（今甘肅平涼市）。於是韓琦在二月己丑（初十），率任福帶來的軍馬，立即趕赴鎮戎軍，打算邀擊元昊。韓琦盡遣任福軍，再招募敢勇之人共一萬八千人，自懷遠城（疑即懷遠寨，今寧夏固原市西吉縣偏城鄉）趨德勝寨（今寧夏固原市西吉縣將台鎮），至羊牧隆城（今寧夏固原市西吉縣將台鄉南火家集西北），繞過元昊軍後，伺機出擊。但任福輕敵冒進，中了元昊誘敵之計，在二月癸巳（十四），幾乎全軍覆沒於好水川（今寧夏固原市西吉縣境內之什字路河川）。任福父子、驍將武英、王珪、桑懌、劉肅、趙律、李簡、李禹亨以下均戰死，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宋軍雖殺夏民五千九百餘口，熟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但只殺死敵軍五百十人，獲馬一百五十四匹，可說是得不償失。出身行伍而屢建功勳的任福，本是宋廷倚重，剛冒起的一顆耀目的將星，這一役卻不幸陣亡，而他麾下的多員勇將也一併戰死，實是宋軍的大挫折。^③

據《宋史·范恪傳》所載，范恪配合任福大軍的行動，曾率軍攻取蕉蒿砦，退

① 《宋史》，卷 323《范恪傳》，頁 10465；《隆平集》，卷 19《范恪傳》，葉 15 上。考范恪攻十二盤之年月，史料不詳，相信是在白豹城之役後，在慶曆元年十一月他已任右驛驛副使前。

② 《長編》，卷 131，慶曆元年二月辛巳條、丙戌條，頁 3093—3100。

③ 《涇水記聞》，卷 12，頁 225—227；《長編》，卷 131，慶曆元年二月己丑、癸巳條，頁 3100—3103。據宋人事後所記，任福所以兵敗，因他所統的並非素所撫循之師，只是臨時招募回來，是故法制不立，加上宋軍又分別出擊，兵力分散，碰上元昊的主力，又中了敵軍誘敵之計，結果慘敗。關於好水川之敗，湯開建曾有分析，他認為任福之敗，一敗於元昊之詭譎，二敗於主將之驕矜，所謂“所統的並非素所撫循之師”，並非主要原因。湯氏所論正是。筆者認為任福等因白豹城之勝利，而生輕視元昊之心。參見湯開建：《宋仁宗時期宋夏戰爭述論》，原載《西北民族研究所論文集》，1985 年，現收入湯著：《党項西夏史探微》，台北：允辰文化實業，2005，頁 300—301。

兵時，他親自殿後，為數千敵騎追襲，他看到其矢箠只餘兩鐮箭，但不慌不忙，將弓引滿，敵軍怯於他神箭的威名，馬上退卻。任福覆師後，他又曾與權知慶州杜惟序(?—1041 後)、鈐轄高繼隆統兵分別攻打漢乞、薛馬、都崑等三砦。范恪率先攻破都崑砦，但高繼隆攻薛馬砦不克，於是范恪應援攻取之，然後又率兵援助杜惟序攻下漢乞砦。他即以功陞授右驥驥副使。^①

范仲淹在是年五月壬申(廿四)，幾經轉折，復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事，回到西疆前線，再成為范恪等的直屬上司。^②五個月後，宋廷為統一事權，再在十月甲午(十八)，命范仲淹及韓琦等再分別兼環慶路及秦鳳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③

十一月乙亥(廿九)，范仲淹趁朝臣梁適(1001—1070)從陝西回京覆旨，請他代奏上他的《攻守二議》。他在《議攻篇》指出，在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西夏界百餘里侵入宋地，其中有金湯寨(今陝西延安市志丹縣義正鄉寨子溝)、白豹寨(疑即白豹城)及後橋寨三寨，阻斷延、慶兩州經過道路。他主張出步騎三萬五千，從速佔領此三寨，並安撫該地蕃族，再拓建城寨，留土兵防守。他舉薦當時已陞為右驥驥副使、慶州北路都巡檢的范恪及東頭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蕃官趙明，擔任此一任務。他認為此三寨築成後，“若敵軍大至即明斥候，召援兵，而堅

- ① 按《宋史·范恪傳》未載此兩役的確實年月，然范恪擢右驥驥副使(《宋史》作左驥驥副使)，在慶曆元年十一月前，則此兩役當不遲於是年十一月。又據《長編》所載，好水川之役，外戚杜惟序以環慶鈐轄、供備庫使領騎兵數千由懷安路破夏軍三寨，獲馬牛千計，宋廷賞功，在慶曆元年四月丙戌(初八)，加領忠州刺史，為陝西鈐轄兼巡警緣邊州軍。而《宋史·外戚傳上·杜惟序》亦記“(杜惟序)又權慶州。會任福敗，以騎兵數千繇懷安路破賊三砦，都首數百級，獲牛馬千計，以功領忠州刺史，為涇原鈐轄，敕巡警邊州”。顯然《長編》及《宋史·杜惟序傳》所記杜惟序攻破夏三寨之事，與《宋史·范恪傳》所記攻破漢乞三寨的是同一事。則此兩役當在是年四月前。又《長編》記，高繼隆在是年八月乙巳(廿八)，以環慶鈐轄、左藏庫使領榮州刺史，權知環州。則高繼隆在慶曆元年八月前後任職環慶鈐轄，符合《宋史·范恪傳》所記。考杜惟序是太祖母舅杜審進(903—974)曾孫，他在慶曆二年二月已自西邊調知北疆重鎮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縣)遷六宅使。參見《長編》，卷 131，慶曆元年四月丙戌條，頁 3115；卷 133，慶曆元年八月乙巳條，頁 3170；卷 135，慶曆二年二月庚辰條，頁 3220；《宋史》，卷 323《范恪傳》，頁 10465；卷 463《外戚傳上·杜惟序》，頁 13539—13540。
- ② 《長編》，卷 131，慶曆元年四月癸未條，頁 3114—3115；卷 132，慶曆元年五月壬申條，頁 3129。范仲淹在慶曆元年四月癸未(初五)，被劾與元昊通書，又焚其回報，被徙知耀州(今陝西銅川市耀縣)，罷經略安撫副使職。到五月廿四日，才復知慶州，復掌軍務。
- ③ 宋廷將陝西分為四路，除韓、范分統秦鳳路及環慶路外，王沿(?—1044)和龐籍(988—1063)分別統管涇原路和鄜延路。參見《長編》，卷 134，慶曆元年十月甲午條，頁 3191。

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至於“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決身先者居其前”，范所點名可用的，為王信、狄青、范恪及劉拯四人。范恪曾攻取白豹城，人地相宜，自在中選之列。^①這年十二月甲申（初九），環慶副部署王仲寶等攻破金湯等城，不過，宋軍戰死四十九人，而只殺敵二十七人，比起當日攻破白豹城之勝果，相差甚遠。在慶州的范恪有否參預這場戰鬥，史所不載，大概此役宋軍並未勝利，故范恪的傳記就沒有記下來。宋廷得報後，擔心夏人會報復犯邊，下令鄜延路預設防禦。^②

慶曆二年三月，范仲淹以慶州西北的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入於夏人的腹地中，他計劃在此地築城，以控扼夏人。他料知在此處築城，夏人必定力爭之，於是密遣其長子范純祐（1024—1063）與蕃將趙明先佔據其地，然後派大軍隨後接應。為了保密，諸將初時也不知行軍方向。是月十三日，行至柔遠寨時，才發出號令往該處築城。宋軍以十日的速度築成新城。夏人察知，出兵三萬來奪城，起初詐敗引宋軍追擊。范仲淹不上當，戒宋軍不要窮追，後來果然知道夏軍有埋伏。大順城築成後，夏人控制的白豹城及金湯城都不敢輕出，於是環慶一路入寇大大減少。四月三日范仲淹請得宋廷賜名大順城（今甘肅慶陽市華池縣城東北約30公里處紫坊畔鄉腳札川溝掌的城山村）。並募弓手防守，編為六指揮。范恪在這次築大順城及擊退夏軍的軍事行動中有功，五月庚申（十八），自右驥驥副使擢一階為官苑副使。^③

這次立下新功，范恪越見知名。大概在同月，知諫院張方平（1007—1091）上奏宋廷，建議“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即范恪）輩，每路輒徙一兩人”，往北邊重鎮，以防禦可能來犯的遼軍。他又建議召狄青等立功將士赴京，加以擢用。^④是月底，陝西四路帥都換觀察使，范仲淹換為邠州（今陝西咸陽市彬縣）觀察使，名副其實是范大帥了。不過，范仲淹在五月癸亥（二十一）卻上奏宋

① 《長編》，卷134，慶曆元年十一月乙亥條，頁3200—3201。按范恪任的右驥驥副使，屬諸司副使前列，位僅在皇城副使、官苑副使之下。

② 《長編》，卷134，慶曆元年十二月甲申條，頁3205。

③ 《長編》，卷136，慶曆二年五月庚申條，頁3265。這次有份立功獲賞的宋軍將校，地位比范恪高的是環慶都監、左藏庫副使王遇，被擢為供備庫使。

④ 《長編》，卷135，慶曆二年四月丙申條，頁3239—3240。

廷，請將他復文階為龍圖閣直學士，因他在西邊經年，蕃部習慣叫他為“龍圖老子”，不好改動。宋廷從其議。^①

宋軍在大順城的小捷，卻彌補不了在閏九月癸巳(二十三)的定川寨(今寧夏固原市中河鄉大營村硝河西北岸黃嘴古城)慘敗。宋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1042)中了元昊之計，全軍萬餘人陷沒。夏軍長驅直抵渭州，所經幅員六七百里，焚蕩民居，屠掠居民而去。范仲淹早在慶曆元年二月，當葛懷敏從鄜延副都部署徙為涇原副都部署時，已指出出身將家子的葛懷敏狃懦不知兵，不可委以重任。這次兵敗，亦因葛指揮無方，輕率昧於應變所致。^②

宋廷經此役慘敗後，為了提陞西邊將士的士氣，對於出身行伍而有邊功的將校，就不次擢拔，張方平先前的建議，得到宋廷的採納。狄青、范格及安俊(996—1059)等都獲召入京覲見仁宗。因夏軍攻略渭州，軍情吃緊，狄青不能離開渭州，仁宗就命他繪畫他的圖像進呈，並擢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兼本路經畧安撫、招待副使。范格在十月一日入見仁宗，他面奏仁宗，他派人刺探到夏人在天都左右廂大點兵，但他不知夏軍將會進攻何處。仁宗回答剛收到邊奏，夏兵已侵犯高平軍(疑即高平寨，今寧夏固原市楊郎鄉北曹洼古城)、劉璠堡(今寧夏中衛市海原縣西南)，他命范格馬上乘驛回去抵禦夏軍。仁宗還立即將范格從官苑副使、環慶都監擢陞為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仁宗再下手詔促范仲淹出兵赴援。范格日夜兼程趕回慶州，才到達渭州，夏軍已解圍而去。^③同月辛亥(十一)，仁宗以韓琦及范仲淹守西邊有功，雙雙擢為樞密直學士。^④十一月辛巳(十二)，宋廷任命韓、范及龐籍為陝

- ① 《長編》，卷 135，慶曆二年四月己亥條，頁 3241；卷 136，慶曆二年五月癸亥條，頁 3266。
- ② 參見《宋史》，卷 289《葛霸傳附葛懷敏傳》，頁 9700—9703；《長編》，卷 131，慶曆元年二月癸卯條，頁 3108；卷 137，慶曆二年閏九月癸巳條，頁 3300—3303；卷 138，慶曆二年十月癸丑條、丁卯條，頁 3314—3316。按葛懷敏是將家子，父為真宗朝馬軍都指揮使葛霸(934—1008)，其妻為宣徽南院使王德用(980—1058)妹。據載葛懷敏的上司王沿之子王豫，曾勸告其父，說葛懷敏非將才，應該易以他人，但王沿不聽，乃有此敗。
- ③ 《長編》，卷 135，慶曆二年四月丙申條小註，頁 3240；卷 138，慶曆二年十月己酉條，頁 3310—3311；《宋史》，卷 323《安俊傳》，頁 10467。考天都左右廂即西夏神勇監軍司和右廂朝順監軍司，據湯開建的考證，左廂監軍司的駐地應在夏州東彌陀洞，夏州故址在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白城子，則左廂監軍司應在其東的海流圖廟一帶，離明堂川(即今榆林河)不遠，故亦稱明堂左廂。至於右廂監軍司，仁宗朝在天都山(今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海原縣境內)，神宗以後遷至涼州(今甘肅武威市)。參見湯開建：《西夏監軍司駐所辯析》，載《黨項西夏史探微》，頁 362—366，371—375。又安俊是仁宗為太子時的資善堂祗候，仁宗即位後補三班使臣，後出為環州都監，多立戰功，後與狄青及范格同被召入京師。
- ④ 《長編》，卷 138，慶曆二年十月辛亥條，頁 3312—3313。

西四路都部署、緣邊經略安撫招討使，統一陝西軍政大權。范仲淹大概在這時上奏宋廷，對他麾下的將佐逐一評考其長短，而范恪就與狄青、种世衡及王信並列第一等，被評為“足機略，善撫馭，得蕃漢人情”。^①

范恪稍後遷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部署。^②慶曆三年(1043)二月甲辰(初六)，仁宗召用韓琦及范仲淹為樞密副使。^③范仲淹在同年七月丁丑(初十)，改授為參知政事，而富弼(1004—1083)也獲授樞密副使，但二人堅持不接受。但到八月丁未，仁宗再授二人參政及樞副之職，他們就不能推辭了。^④范仲淹入主中樞，范恪在這一段時間似乎沒有表現，同年十月甲子(三十)，諫官歐陽修(1007—1072)上奏論邊將，他稱“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並沒有提到本來與狄青齊名的范恪。^⑤同年十二月庚戌(十七)，另一諫官孫甫(1000—1059)上言，也稱“今陝西兵官惟种世衡、狄青、王信材勇，可戰可守，自餘闕懦險貪，大臣不可謂不知也。”將范恪排於陝西能將之外。^⑥

這年五月丙戌(二十)，元昊終於與宋廷議和，願意稱臣，讓宋廷得以下台。^⑦但范仲淹在六月壬子(二十二)，入主中樞推行新政不過年餘，就因抵擋不住反對勢力，而自請罷政出外，仁宗就命他宣撫陝西、河東，八月甲午(初五)，他的支持者富弼也罷樞出撫河北。^⑧為此，范恪又再度成為范仲淹的麾下。

四、管軍歲月

慶曆四年(1044)八月乙巳(十六)，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衛州防禦使郭承祐

- ① 《長編》，卷 138，慶曆二年十一月辛巳條，頁 3321—3322，另參見《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中冊，《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奏邊上得力武將材等第姓名事》，頁 616—617。
- ② 《宋史》，卷 323《范恪傳》，頁 10465—10466。按《宋史》沒有記范恪擢洛苑使的年月，只說“頃之”，推想應在慶曆二年底或三年初，又《宋史》記他權秦鳳路兵馬“總管”，當是“部署”，按要到英宗後，部署才以避英宗諱改稱總管。
- ③ 《長編》，卷 140，慶曆三年二月甲辰條，頁 3363—3364。
- ④ 《長編》，卷 142，慶曆三年三月丁丑條，頁 3399；八月丁未條，頁 3417。
- ⑤ 《長編》，卷 144，慶曆三年十月甲子條，頁 3489。
- ⑥ 《長編》，卷 145，慶曆三年十二月庚戌條，頁 3514—3515。
- ⑦ 《長編》，卷 149，慶曆四年五月丙戌條，頁 3616—3617。
- ⑧ 《長編》，卷 150，慶曆四年六月壬子條，頁 3637—3638；卷 151，慶曆四年八月甲午條，頁 3674。

(?—1051)因爲樞密使杜衍(978—1057)惡其驕恣不法,宋廷將他遷爲宣州觀察使,但解軍職。宋廷擢用數有邊功,深爲文臣賞識的狄青,從秦州刺史、權并代部署爲惠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涇原部署,位列三衙管軍。^①

按狄青任管軍,選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至於郭承祐的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之缺,補了哪人,史所不載。按《宋史·范格傳》所記,范格“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防禦、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即范格曾從三衙管軍最低一階的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做起。但他擢管軍的年月不詳,他是否在狄青擢捧日天武廂主的同時補龍神衛廂主,暫無確切的史料證明。^②

慶曆五年正月乙酉(廿八),范仲淹罷參政爲資政殿學士,仍知鄜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到是年十一月十四日,范再罷陝西四路安撫使,改知內地的鄧州(今河南南陽市鄧州市)。^③他雖離開西邊,但在十二月甲戌(廿三)仍向宋廷極力推薦他兩員因過失被勒停的部將前涇原都巡檢、禮賓副使孫用(?—1056後)及瓦亭寨(今寧夏固原市瓦亭鄉)主、左班殿直閤門祇候張忠(?—1052)。他稱兩人頗有武勇,請宋廷稍復他們的官資,責成他們立功自效。宋廷接受他的推薦,復用孫用爲供備庫副使,張忠爲右班殿直,並差他們往西邊效命。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孫用的兒子、官至皇城使的孫昭諫後來娶了范格的女兒(1047—1093),成爲范格的快婿。范格與孫用既是同由禁軍列校選派邊任的同胞,又是范仲淹麾下的戰將,他們後來成爲兒女親家,可說間接是范玉成的。^④

① 《長編》，卷 151，慶曆四年八月乙巳條，頁 3685。范學輝認爲狄青被擢爲管軍，標誌着宋廷任用管軍人選的政策改變，他認爲“正是在慶曆新政期間，宋夏戰爭中有功的將領，才開始得以陸續晉升管軍的行列，而且往往具有令人稱道的個人品行”。參見范學輝：《北宋三衙管軍素質狀況的動態考察》，《文史哲》，2005 年第 3 期，頁 70—71。

② 《宋史》，卷 323《范格傳》，頁 10466。

③ 《長編》，卷 154，慶曆五年正月乙酉條，頁 3740；卷 157，慶曆五年十一月乙未條，頁 3807。

④ 《長編》，卷 156，慶曆五年七月辛丑條，頁 3788；卷 157，慶曆五年十二月甲戌條，頁 3813；《宋史》，卷 295《尹洙傳》，頁 9837；王箴：《孫昭諫墓誌銘》，載《戶縣碑刻》，頁 316—317；王振：《孫昭諫夫人范氏墓誌銘》，載《戶縣碑刻》，頁 318—319。據《長編》及《宋史》所載，孫用是知涇州尹洙的部將，他和范格一樣，以軍校補邊。他從京師貸息錢到官，但沒能償還，尹洙愛惜其才，怕他因這小故被罷去，就借公使錢爲他償債，但又以公使錢不足，而借軍資錢回易充用。這筆胡塗賬給人檢舉，害得自韓琦、尹洙以至孫用都被罷職。按孫昭諫在治平元年(1064)娶范格女，其時范格已卒三年。又孫用官至環慶路兵馬都監，後贈左屯衛上將軍。

范格這幾年的仕歷史所不詳，據郭倪(?—1207 後)所編的《侍衛馬軍司題名記》，他在慶曆八年(1048)八月，接周美(977—1052)任馬軍都虞候，直至皇祐三年(1051)六月改差。^①依照宋三衛管軍補授制度，范格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陞任馬軍都虞候，他應先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及步軍都虞候。可惜文獻無徵。考慶曆七年(1047)十二月，與范格齊名的王信，以高陽關都部署、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之身份，率本部兵平定貝州(今河北邢台市清河縣)王則之叛。慶曆八年(1048)正月，宋廷心腹大患的元昊傷重而死，宋廷內憂外患暫時解除。閏正月戊申(初九)，王信以功遷威德軍留後，四月陞授步軍副都指揮使。他的遺缺由周美補授，周美做了四個月，再遷殿前都虞候，而馬軍都虞候一缺，就由范格替補。因為王信立功陞遷，間接令到范格得以晉陞。而范格的直屬上司馬軍副都指揮使，即由狄青陞任。王信可惜在同年八月即亡故。考种世衡早於慶曆五年逝世，范仲淹麾下的四員大將，至此只餘下狄青及范格二人。巧合的是，二人同任馬軍司管軍，在京中執掌禁旅。^②

仁宗於翌年(1049)改元皇祐。這年仲春，當遼與西夏相攻，聚兵近塞，邊防稍有警戒時，仁宗詢問近臣禦備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1000—1049)應詔上言，他稱“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而他認為“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除了王德用素有威名外，又是“范仲淹深練軍政”，而“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至於諸將中能當大任的，他即推

- ① 考狄青在慶曆五年七月七日以步軍都虞候上言，周美和范格都位在他之後，范格大概在慶曆五年前後應仍為四廂都指揮使，等到狄青等陞任更高的軍職，他才依次補授步軍都虞候和馬軍都虞候。參見馬光祖(?—1269 後)編、周應谷(?—1260 後)纂：《景定建康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二冊，卷 26，《侍衛馬軍司題名記》(郭倪撰)，葉 31 下至 32 上；《宋會要輯稿》，《方域》八之三。又周美亦是范仲淹麾下大將，范仲淹對他的考語是“諳練邊情，及有武勇”，將他評為第二等第一人，在范格之下。他字純之，靈州人，當靈州在真宗初年失守後，他棄其族人間道至開封，投身禁旅，在景德元年曾從真宗駕幸澶州。范仲淹守延州，已隸於麾下，他是范仲淹手下大將中年齡最長，資格最老的。參見《隆平集》，卷 19《武臣傳·周美》，葉 2 下至 3 下(頁 714—716)；《范仲淹全集》，中冊，《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頁 616。按周美卒年七十六，上推其當生於太平興國二年(977)。這一條記載，見於《隆平集》，本文初稿漏見，蒙李裕民教授提示，謹致謝忱。
- ② 《長編》，卷 161，慶曆七年十二月王寅條，頁 3891；卷 162，慶曆八年正月辛未條，頁 3901—3902；閏正月戊申條，頁 3907；《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葉 31 下至 32 上；《宋史》，卷 323《周美傳》，頁 10458—10459；卷 326《王信傳》，頁 10518—10519；《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一之十六。

舉范仲淹麾下兩員大將狄青和范恪，稱他們“頗能馭衆”。^①

皇祐二年(1050)九月辛亥(二十七)，宋廷舉行明堂祀禮大典，大赦天下，十月丙辰(初二)，百官均進秩一等。^②范恪大概在這時遷解州防禦使並進封太原郡開國侯。為他撰寫制文的知制誥胡宿(986—1067)，稱讚他和同時遷官的王凱(996—1061)“咸以武幹，各總將兵，積用勳勞，遙分侯奄。”^③

皇祐三年(1051)六月，馬軍副都指揮使狄青罷軍職，由鄜延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周美召入補授馬帥之職。三衙管軍依次替補，范恪得遷一級為殿前

- ① 《長編》，卷 166，皇祐元年二月辛巳條，頁 3980—3988；《宋史》，卷 295《葉清臣傳》，頁 9853—9854。按葉清臣上奏的具體月日不詳，李燾以奏有“仲春”之語，故繫於二月。葉清臣在奏中推舉之武臣，尚有蔣偕(?—1053)、張亢(994—1056)、劉貽孫及王德基等人。
- ② 《長編》，卷 169，皇祐二年九月辛亥條，頁 4060；十月丙辰條，頁 4062—4063。
- ③ 胡宿：《文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7《李端懿可華州觀察使加食邑李端愿可檢校工部尚書越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制》，葉 4 下至 5 上；《范全可檢校工部尚書解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加食邑百戶王凱可檢校工部尚書隴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制》，葉 5 下。考王凱的生平仕歷，《宋史》本傳記之甚簡略，他遷隴州防禦使的年月不詳，無從考證范恪遷解州防禦使的年月。而《宋史·范恪傳》只記他由坊州刺史遷解州防禦使，但遷官的年月不詳。考胡宿此制撰於何年何月不詳，歐陽修為他撰的墓誌銘只說他從蘇州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卻未言及他拜知制誥的年月。現存的史料，《宋會要》記胡宿在慶曆七年二月十六日及七月二十八日，均繫職為集賢校理，而在同年五月六日任起居修注官，但未提及他已任知制誥，而《長編》記他在慶曆八年八月庚辰(十四)的官職差遣是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沒有說他已知制誥，而最早記載他任知制誥已是皇祐元年十月戊午(初四)，然後是皇祐二年十二月甲午(十一)。至於《宋會要》在皇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以及皇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均記他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筆者認為胡宿要到皇祐元年才任知制誥。按此一道制文說“屬涓成于元祀，乃泛舉於慶恩，領強藩，衍增真賦，仍益校聯之美，悉欽朝賞之華”。顯然是宋廷因行大祀典而行恩賞，按宋廷曾於慶曆七年十一月戊戌(二十八)，祀天地於圓丘，然後大赦天下，十二月戊申(初八)，加恩百官。然後在皇祐二年九月再舉行祀明堂大典。筆者認為胡宿在慶曆七年尚未知制誥，他這道制文所言及的“元祀”及“慶恩”，當指皇祐二年九月之明堂大典，故他這道制文，當撰於皇祐二年十月宋廷大賞百官之時。又考胡宿這一道制文的前一篇制文《李端懿可華州觀察使加食邑李端愿可檢校工部尚書越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制》裡，更明確地說“朕宅房心之野，實惟明堂；即太紫之廷，紹修宗祀”。即這次封賞，就是因皇祐二年九月之明堂祀典。考李端懿(?—1060)及李端愿(?—1091)兄弟後來在皇祐三年(1051)四月丙戌(初六)，即自華州觀察使還鎮國留後，越州觀察使為鎮東留後。吻合胡宿所寫的制文，當撰於皇祐三年四月稍前的日子。參見《長編》，卷 165，慶曆八年八月庚辰條，頁 3964；卷 167，皇祐元年十月戊午條，頁 4022；卷 169，皇祐二年十二月甲午，頁 4073；卷 170，皇祐三年四月丙戌條，頁 4088；《宋史》，卷 11《仁宗紀三》，頁 224；卷 255《王全斌傳附王凱傳》，頁 8925—8926；卷 323《范恪傳》，頁 10466。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二冊，卷 35《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頁 514—515；《宋會要輯稿》，《禮》十八之十、《禮》十九之十二、《禮》二十之二、《禮》六十二之八十、《選舉》十之二十七、《儀制》十之十六、《職官》六之五十七。

都虞候。他的遺缺就由王凱替補。^①十月庚子(二十二),曾與韓、范守西邊多年,對狄青等深加賞識的樞密使龐籍,繼文彥博(1006—1097)為相。^②

皇祐四年五月乙巳(初一),廣南少數民族領袖儂智高(?—1055)攻破廣西重鎮邕州(今廣西南寧市),並建國稱帝。^③當宋廷正為儂智高之叛而憂時,倚為柱石的范仲淹在是月丁卯(二十)卒於徐州(今江蘇徐州市)。^④六月丁亥(十四),狄青被仁宗自延州召入,破格地擢為樞密副使。從御史中丞王舉正(991—1060)以下,多名台諫官均極力反對這項任命,他們不能接受起於卒伍的狄青成為執政大臣,但仁宗賞識狄青,不理眾人的反對。仁宗這番甚得軍心的做法,是對宋夏戰爭以來,在沙場立功的將士最大的肯定。^⑤

這年九月丙辰(十四),馬軍副都指揮使周美卒於任上。由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997—1063)陞任馬帥。^⑥步帥之缺,相信就由殿前都虞候的范恪陞任。同月庚午(二十八),仁宗以諸將討儂智高無功,因宰相龐籍的力薦,加上狄青的自告奮勇,就命狄青統軍南征儂智高,並授以全權。狄青馬到成功,翌年(皇祐五年,1053)正月戊午(十七)大破儂智高大軍於歸仁鋪(今廣西南寧市東),並收復邕州。^⑦

這次南征,范恪在京師統率禁旅,沒有從征。

仁宗對這次大捷,龍顏大悅,他一意要擢陞他的愛將狄青為樞密使同平章

① 按《侍衛馬軍司題名記》所記,狄青在皇祐三年六月罷馬軍副都指揮使,但不記狄青新職;據《長編》所記,狄青在皇祐四年六月擢樞密副使前之官職,乃彰化節度使、鄜延經略使知延州。相信狄青是罷馬帥,授節度使,而與原鄜延副都部署周美對換職位,出守延州。至於范恪所遷之職位,《題名記》亦不載,然據宋三衙管軍陞補制度,范恪當遷一階為殿前都虞候。參見《長編》,卷 172,皇祐四年三月辛亥條,頁 4138;六月丁亥條,頁 4153。參見《景定建康志》,卷 26《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葉 31 下至 32 上;《宋史》,卷 323《周美傳》,頁 10459。

② 《長編》,卷 171,皇祐三年十月庚子條,頁 4115—4116。

③ 《長編》,卷 172,皇祐四年五月乙巳條,頁 4142—4143。

④ 《長編》,卷 172,皇祐四年五月丁卯條,頁 4146;《范仲淹全集》,中冊,《附錄二·年譜(樓鑰撰)》,頁 910。

⑤ 王珪(1019—1085)所撰的狄青神道碑,說仁宗一日“顛將帥之臣無踰公者,乃召為樞密副使”。仁宗擢用狄青,當是他個人的主意。參見《長編》,卷 172,皇祐四年六月丁亥條,頁 4153。王珪:《華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7《狄武襄公神道碑銘》,葉 15 上。又狄青拜樞副的同日,已致仕的老將王德用被重新起用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今河南鄭州市)。

⑥ 《長編》,卷 173,皇祐四年九月丙辰條,頁 4173;《景定建康志》,卷 26《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葉 32 上。

⑦ 《長編》,卷 173,皇祐四年九月庚午條,十月辛巳條,頁 4174—4176;卷 174,皇祐五年正月丁巳、庚午條,頁 4192—4194。

事。龐籍反對，他指出狄青初出任樞密副使時，已招致衆多文臣的反對，到狄青這次立下大功，他們才沒話說。倘這次再擢狄青為樞密使，恐怕又招致衆文臣的議論。龐籍坦言狄青是他的部將，他為了愛惜他，就不想他因為陞官而招忌，他主張以移狄青節鎮，超擢狄青兩個兒子官職作為不授他樞密使的補償。仁宗起初同意，是年二月癸未(十三)，仁宗依龐籍之議優遷狄青父子官職，並厚賜狄家京師宅第一區。但參政梁適為了自己及早拜相，就別有用心地為狄青說話，又聯合有份從征的內臣石全彬(?—1070)天天向仁宗訴說，結果仁宗被說動了。五月乙巳(初六)，仁宗將原文臣樞密使高若訥(997—1055)罷免，而陞授狄青為樞密使。狄青南征的兩員文臣副手孫沔(996—1066)及余靖(1000—1064)，也得以分別超擢為樞密副使和工部侍郎。^①狄青麾下人人陞官，而與狄青同起於卒伍，靠在沙場用命而得以出人頭地的衆多武臣如范格等，這次自然為狄青的高陞而額手稱慶了。文臣中的死硬派御史中丞王舉正，因再度反對狄青任樞密使不成，就自請解官。^②狄青這次的勝利，卻種下文臣後來打擊他的伏線。

這年十一月己巳(初四)，宋廷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丁丑(十二)，加恩百官。范格在這次恩典中加柱國，進開國公，加賜食邑五百戶，並獲賜“忠果雄勇功臣”稱號。知制誥蔡襄(1012—1067)為他撰寫的一道制文，稱許他“智略之明，而濟其忠厚；武材之勝，而守以惠和。精練事經，周旋信遇。擢總句陳之重，益修拱衛之嚴”，說他執掌禁旅稱職無過。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道制文中，范格首次用“范格”之名。(按：據《侍衛馬軍司題名記》，他在皇祐三年六月遷官時，仍名“范全”。)^③

① 《長編》，卷 174，皇祐五年二月癸未條，頁 4197—4198；二月丁亥條，頁 4200；五月乙巳至丁未條，頁 4207—4209。

② 《長編》，卷 174，皇祐五年五月癸亥條，頁 4211。

③ 《長編》，卷 175，皇祐五年十一月己巳、丁丑條，頁 4238—4239；蔡襄著、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 15《制誥六·步軍副都指揮使范格可加柱國進開國公食邑五百戶仍賜忠果雄勇功臣制》，頁 292—293；《景定建康志》，卷 26《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葉 32 上；蔣維鈞：《蔡襄年譜》，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頁 105，頁 118—119。按蔡襄這道制文未繫年月，考蔡襄擔任知制誥，據蔣維鈞所考，乃由皇祐四年九月至至和元年七月，則這道制文，當撰於這三年間。按這道制文開首即記：“朕以仲冬吉日，祇事丘時，陟配三后，祀典百神。諸福之物，擁佑來格；均施之澤，宜自近始。”顯然這次大典就是皇祐五年十一月的祀圜丘，而范格等即為此大典而獲加恩。

仁宗於翌年(1054)改元至和。這年三月戊辰(初四),外戚樞密使王貽永(?—1060)以疾罷,仁宗復用宿將王德用爲樞密使,與狄青同任樞使,樞密院罕有地由武臣完全執掌。^①范格大概在至和元年三月前後,遭喪親之痛,惟不知是喪父抑喪母。蔡襄爲他所撰的這一道制文,稱讚他“志尚沈雄,材武優毅。頃臨邊圉,休有風稱;入總環衛,彌見誠效”,另外又說他“自罹家難,尚兼帥領”,記他在喪親之時,仍舊供職。范格這時所領的本官已是宣州觀察使。^②

五月乙亥(十二),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被人攻擊,說他是真宗的兒子。言官爲了平息流言,請仁宗解除他軍職擢節度使出外鎮。仁宗依議,結果馬帥出缺,而范格又無災無難地補上馬軍副都指揮使,且加官爲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位列管軍之第二人,僅次於殿帥許懷德(978—1061)。而他的步帥職位,就由殿前都虞候王凱依次補上。至於范格在馬軍司的副手馬軍都虞候,就由王興陞任。^③這一次又是由蔡襄當制,蔡襄大概以前讚揚范格的話寫得太多了,他這次只輕輕地說“格,智略明果,而資之以沉毅”。^④

范格執掌禁旅,擔子越來越重,他除了統領馬軍司外,還得兼管步軍司。這年的十一月三日,殿中侍御史趙抃(1008—1084)上奏,指出三衙管軍的不正常現

① 《長編》,卷 176,至和元年三月戊辰條,頁 4254—4255。

② 《蔡襄集》,卷 12《制誥三·起復雲廬將軍宣州管内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范格可銀青光祿大夫餘并依舊制》,頁 234。按此道制文並未繫年月,它在《蔡襄集》裡,編在《制誥三》,比范格進國公之制的《制誥六》爲前,但蔡襄的六卷制誥,似乎是以受文人的身份而編,而並非完全按時序先後而編,故不能就據此判定蔡襄撰此制要比《步軍副都指揮使范格可加柱國進開國公食邑百戶仍賜忠果雄勇功臣制》爲早。因范格在此制中已官宣州觀察使,筆者可以推定它必定撰於至和元年五月乙亥范格還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前。考《制誥三》同卷收有《太常博士直史館知光化軍楊啟可屯田員外郎依前直史館知邠州》一制,在范格起復一制後兩篇,很有可能是蔡襄相近時間寫的。據筆者所考,楊啟還官一制,當撰於至和元年三月以後,則范格起復一制,也當撰於至和元年三月前後。參見何冠環:《將門學士:楊家將第四代傳人楊啟生平考述》,載李裕民主編:《首屆全國楊家將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53,註 3。

③ 《長編》,卷 176,至和元年五月乙亥條,頁 4260—4261;《景定建康志》,卷 26《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葉 31 下至 32 上。考馬軍都虞候一職,從皇祐四年王凱陞任殿前都虞候後,先由王遠接任,但他在同年十一月便卒於任上。到皇祐五年二月,才由紀質補上遺缺。到至和元年二月,再由王從政(?—1058)陞任,但到五月王從政便陞任殿前都虞候,遺缺由王興替補,直到嘉祐三年九月,王興一直是范格的副手。

④ 《蔡襄集》,卷 13《制誥四·步軍副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范格可馬軍副都指揮使□□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都虞候隴州防禦使王凱除步軍副都指揮使□州觀察使制》,頁 251;《宋史》,卷 323《范格傳》,頁 10466。

像：“今殿前只許懷德，馬軍惟范格外，又復兼管步軍，其餘都指揮使、虞候見差出四員”。當王凱等人都統兵出外時，范格卻要留在京師，統管禁軍。^①

仁宗在翌年(1056)改元嘉祐，然仁宗的健康在這年正月甲寅(初一)即開始出現嚴重問題，甚至胡言亂語，說曹皇后(1016—1079)與內侍張茂則(?—1085後)謀逆。宰相文彥博等用盡辦法安定人心。到四月戊辰(十七)，仁宗的身體才稍好轉。在宋廷尚瀰漫於不安的氣氛時，五月甲申(初三)，知諫院范鎮(1008—1089)上奏，請無子的仁宗選立宗子為嗣。呼之欲出的人選，正是自幼養於宮中多時的宗實(即英宗，1063—1067在位)。殿中侍御史趙抃與集賢校理、通判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司馬光也於六月九日及二十日，也先後上奏附和范鎮之議。^②在此人心不定之時，偏偏京師從五月開始大雨不止，大雨令蔡河氾濫成災，河水冒湧入外城南三門之一靠西的安上門(亦名戴樓門)，門闕折斷，將門內的官私廬舍數萬區毀壞，大水漫漫，城內靠繩筏渡人。仁宗命衆輔臣分往各門督視災情。執掌京師禁旅的范格，這回率領禁軍，擔任京師救災的工作。當大水漫發時，他奉密詔封閉內城南三門的中門朱雀門。當時知開封府王素(1007—1073)阻止范格執行這個命令，他說：“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以惑衆，且使後來者不入耶？”范格也就沒有將朱雀門封閉。范鎮因京師大水，而河北各路江河決溢，災情嚴重，又應詔再申前議，請求早立儲君。^③

這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再上奏請求立儲，同時他又以“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他力主將狄青罷免，出守

① 趙抃：《清獻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奏劄乞差填殿帥·十一月三日》，葉14上下；《長編》，卷177，至和元年十二月癸丑條，頁4296—4297。

② 《長編》，卷182，嘉祐元年正月甲寅至壬申條，頁4394—4396；四月戊辰條，頁4405；五月甲申條，頁4406—4408；六月己未、庚午條，頁4410—4414。

③ 《長編》，卷182，嘉祐元年六月戊寅、己卯條，頁4415—4416；《華陽集》，卷58《王懿敏公素墓誌銘》，葉11下至12上。關於安上門及朱雀門在開封的位置，可參閱劉春迎：《北宋東京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05，133，135，146，159，171。按安上門在後周時名景風門，到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改安上門，但北宋時期一般人俗稱為戴樓門，它位於開封外城南牆的西部，門內有一條大道，直通外城北牆的衛州門，這條大道縱貫南北，是北宋時期位於開封城西部的一條主要南北幹線。它的遺址經考古學家查勘，位於今開封市西南郊市肉聯廠後門的南圍牆附近。至於朱雀門為內城的正南門，在今開封城牆南門北約350米的中山路兩側。

外州。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稍後亦附和其議，向宰相文彥博施壓，要將狄青罷免。以歐陽修為代表的文臣對出於行伍的武臣的偏見，言溢辭表。到了八月癸亥（十四），仁宗為了平息文臣紛紛的議論，罷免狄青樞密使之職，為了讓無過的狄青體面地去職，又加他同平章事，名義上陞為使相，出判京師不遠的陳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陽縣）。^①這年十一月辛巳（初三），另一員宿將樞密使王德用亦罷樞，出為忠武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與狄青同一命運。^②至此，文臣將武將排出二府的目標已達到，剩下執掌三衙禁軍的武臣如范格等，只能惟文臣之命是從。

嘉祐二年（1057）二月壬戌（十六），王德用病卒，一個多月後，在三月庚子（二十四），狄青也在陳州憤恚而亡。而兩月後，宋軍慘敗於急里堆東斷道塢，并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郭恩（？—1057）等陣亡。這也許是文臣排擠良將的一點代價。^③

嘉祐三年（1058）正月乙未（二十四），步軍副都指揮使王凱出為秦鳳路副都部署，^④范格則仍留在京師。這年六月丙午（初七），宰相文彥博備受攻擊下自請求退，仁宗改任范的老上司、樞密使韓琦為相。^⑤

范格大概在嘉祐四年（1059）染病，這年十一月，他便以疾請罷軍職，宋廷允其請，將他外放為永興軍路副都部署，而范格也就結束了多年在京師執掌禁旅的生涯。接任馬帥的，是多年前被罷馬帥的張茂實。范格回到西邊才數月，便在嘉祐五年（1060）二月逝世，卒年五十。宋廷追贈他昭武軍節度使，後再贈太尉。范

- ① 《長編》，卷 183，嘉祐元年七月丙戌條，頁 4424—4428；八月癸亥條，頁 4435。按文彥博曾為狄青辯護，說狄青忠謹有素，外面的流言都是小人散播，不足置意。但呂景初仍危言說“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關於歐陽修對狄青的傷害，可參閱羅家祥：《歐陽修與狄青之死》，《學術月刊》，第 40 卷 4 月號，2008 年 4 月，頁 117—123。
- ② 《長編》，卷 164，嘉祐元年十一月辛巳條，頁 4451。王德用之罷，因御史趙抃累次上章劾他貪墨無厭，又縱子弟納賂，加上他老病，實不適合再任樞密使。而王德用也知情識趣，多次上章求罷。於是仁宗將他罷職。按王德用處世，尤其應付文臣，較狄青老練，他被罷免就少了狄青的憤憤不平，而是順其自然。
- ③ 《長編》，卷 185，嘉祐二年二月壬戌條，頁 4469；三月庚子條，頁 4473—4474；五月庚辰條，頁 4476—4478。關於斷道塢一役的經過，可參閱何冠環：《狄青麾下兩虎將——張玉與賈逵》，頁 355—356，註 26。
- ④ 《長編》，卷 187，嘉祐三年正月乙未條，頁 4502。
- ⑤ 《長編》，卷 187，嘉祐三年六月丙午條，頁 4511—4512。按文彥博罷相後，次相富弼擢首相，而韓琦拜次相。

恪比曾和他齊名的狄青年輕三歲，但壽數都同為五十，算不得上高壽。^①

范恪陞任管軍，在京師執掌禁旅的日子，也許是工作上的需要，也許是附庸風雅，他和朝中文臣頗有往來。其中三度為其撰寫制文，對他的事功多所溢美的蔡襄，在慶曆六年九月所撰寄贈楊敞(1007—1062)的《夢遊洛中十首》七言絕詩中，其中第六首云：“韓王宅裡酒千壚，范帥園中花萬株”，而詩後小注又云：“趙韓王宅有藏酒千百器，范太尉宅花最多”。詩中的趙韓王即是在洛陽有宅園的開國元勳趙普(922—992)，而范太尉當是已任管軍的范恪。蔡襄在詩中提到范恪在洛陽的宅第花最多，可知他曾是范宅的常客，結合他為范恪一再撰寫制文，他與范恪當有不錯的私交。於范恪而言，交上蔡襄這樣大有清望的廷臣，對他的仕宦而言是有利的。^②

目前可見的記載中，與范恪有交往的文臣尚有翰林學士宋祁(998—1061)。在宋祁的詩文集裡，有他贈范恪的五言長律一首，題為《送馬軍范太尉恪》：

平狄方開府，鏑羌舊著名。(自注：君於陝西戰功最多)。新提建章騎，入領羽林兵。賜橐千金重，留車兩印榮。已封頭尚黑，休戰髀還生。大旆前驅影，鳴鏡後隊聲。鼓壇勝算爵，客飯餒侯鯖。山背迷榆塞，雲披認薊城。介主朝漢帳，鉅仗侍軒營。悵別疎華恨，勤歸杖杜情。君看畫像處，麟閣近西清。^③

另宋祁也向范恪送上一則賀啓，云：“伏審光膺詔旨，臨貳帥符。除目四頒，公言三允。太尉沈謀先物，積閱映時。出車于西，卧鼓無警。亟緣褒典，移蒞朔陲。屬壘雲聯，仰九天之下將，和營風靡，企三日之先庚。顧惟儒掖之人，謬假幕廷之節。屈紆英躅，垂佐中軍。欣素所叢，訥言非叙”。^④觀乎宋祁送上四六駢文以及五言長律，看來范恪雖起於卒伍，卻也粗通文墨，是故能在京師執掌禁旅。

① 《長編》，卷 190，嘉祐四年十一月甲寅條，頁 4599；《宋史》，卷 323《范恪傳》，頁 10466；《隆平集》，卷 19《范恪傳》，葉 15 上；《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一之十六；《景定建康志》，卷 26《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葉 32 上；《孫昭諫夫人范氏墓誌銘》，頁 318。考《侍衛馬軍司題名記》只記范恪罷馬帥在嘉祐四年，未提月日；而《長編》記張茂實拜馬帥在嘉祐四年十一月甲寅，則范恪罷軍職當是在是年十一月初。又《宋會要》以范恪贈昭武軍節度使，《宋史》本傳作昭化軍(即金州)，另范恪女《孫昭諫夫人范氏墓誌銘》亦作昭武軍節度使。現從《宋會要》及《孫昭諫夫人范氏墓誌銘》之記載。

② 《蔡襄集》，卷 5《夢遊洛中十首》，頁 89—90；關於蔡襄撰此詩的年月及背景，可參閱何冠環：《將門學士：楊家將第四代傳人楊敞生平考述》，頁 42，註 1。

③ 宋祁：《景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1《五言長律·送馬軍范太尉恪》，葉 1 上下。

④ 《景文集》，卷 54《賀范太尉啓》，葉 5 下至 6 上。考這則賀啓撰於何時不詳，觀內容似乎是范恪陞任步帥或馬帥時。

又據陳舜俞(?—1076)撰於熙寧七年(1074)九月的七言長律《雙溪行》之序所記,宋代大詞人張先(990—1078)也是范格所交結的文士,而且張先與范的家妓何氏還有一段不尋常的情緣。據陳正臣對陳舜俞所言,他的侍婢何氏,本是范格的家妓,有一次當張先去陳正臣家,何氏在牖後窺見這時已致仕,年已八十五的張先,她記得張先曾陪范格宴會,因感舊而泣下數行。陳舜俞聞之惻然,並告訴友人李常,他們一齊陪同張先去陳正臣家重訪何氏。陳正臣命何氏在屏障後作歌,並吹笛與奏胡琴數弄而罷,據說她的聲調無不清妙。張先以舊緣,得陳正臣許可,附在屏障間,“問范之廢興及所由來。子野曰:此范當年最所愛者。”從張先這段風流韻事,可知他曾是范格的座上客。^①

作為范文正公麾下的大將,范格願意交結文士廷臣,兼且能粗通文墨,在文臣主政的宋廷,他能順應時勢,與文臣為善,是故他出任管軍,執掌禁軍多年,不聞有不稱職的記錄,這方面他是成功的。

五、東床快婿

范格有子十人,分別名范愈(?—1071後)、范愿(?—1069)、范總、范愬、范恕、范愚、范應、范隱、范懿和范億。他們大概都以范格之蔭授三班使臣,惟都事蹟不顯。目前可考的僅有范格長子范愈及次子范愿事蹟兩則,《宋會要》記范愈在神宗熙寧四年(1071)二月一日,以閤門通事舍人上言,稱已授開封府界咸平縣兵馬都監,他請求原兼的宣詞令差事,由他人接替,宋廷允其請。范愈以後的仕歷不詳。而據《宋史·夏國傳下》所記,熙寧二年(1069)三月,夏軍攻秦州(今甘肅天水市),攻陷劉溝堡(今甘肅天水市北),時為知劉溝堡的范愿被殺。^②

① 陳舜俞:《都官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2《雙溪行·有序》,葉20上至22上。據《張先集編年校注》所附的張先年表,張先與范格結緣其中一個可能是在皇祐五年,當張先赴京受命時;《張先集》的校注者則以張先陪范格宴會,當是皇祐二年至三年張先通判永興軍時。惟校注者不知范格出守永興軍在嘉祐四年底至五年初,皇祐二年至三年,范格其實在京執掌禁軍。參見張先著,吳熊和、沈松勤校注:《張先集編年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附錄》,頁270;《附錄四·張先年表》,頁296。

② 《隆平集》,卷19《范格傳》,葉15上;《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四之二;《宋史》,卷486《外國傳二·夏國下》,頁14007—14008。

范恪親屬中，以他女兒長安縣君范氏及其婿孫昭諫，因有墓誌銘傳世而事蹟最詳。而孫昭諫可說是范恪事業的真正繼承人。他有此東床快婿，亦可說是他諸子庸碌的一點補償。據《孫昭諫夫人范氏墓誌銘》所載，范恪女長安縣君范氏在元祐八年(1093)十月初九日卒，得年四十七，則她當生於慶曆七年(1047)，是時范恪大概已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位列管軍，而她後來的夫婿孫昭諫的父親孫用，也在兩年前獲范仲淹推薦復職為供備庫副使。^①她年十七時(即嘉祐八年，1063)嫁當時任右班殿直的孫昭諫，距范恪卒正好是三年，相信二人的婚事是早已訂好的，因范恪之逝，待范氏守制三年畢才成親。她的墓誌銘說她“生貴族為貴族婦，未嘗以貴驕人”，蓋其父雖起於行伍，但當她出生時，其父早已官居三衛管軍，爵封開國侯，到她長成時，范恪已居馬帥之職，官至留後，爵封國公，廁身於貴族，而其翁孫用，是時也當位居諸司使臣，算得上是貴家。墓誌銘的作者王振對她的婦道溢美不已，稱她“自防以禮，從夫以順，孝舅姑仁，宗族均而不妬，勤儉處家，以成婦道，雖《詩》稱碩人，未容擅美也”。又稱許她“生自閭閻，來歸侯門。侯門既歸，內事有倫”，“舅姑稱孝，宗族稱仁。小星之惠，鳩鳩之均”。她以夫孫昭諫的恩典封長安縣君，她卒時孫昭諫正守環州。她與孫昭諫育有男八人：孫竭、孫端、孫竚早死，孫翊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撰寫墓銘時官軍將，孫靖官三班奉職，孫竦官右班殿直，孫竑與孫議未仕。他們有女六人：長適皇城使王況，次適右侍禁种師閔(?—1126後)，次適左藏庫副使張斌，次適左班殿直張沔，其餘未嫁。他們夫婦有孫男四人，分別是孫泮、孫沄、孫渙、孫演；孫女五人，均未嫁。^②

范恪的佳婿孫昭諫，字子忠，原籍祁州(今河北石家莊市無極縣)鼓城縣，他的曾祖孫秀不仕，祖父孫遇贈率府率，父孫用累官至諸司使臣，贈左屯衛上將軍。據說孫昭諫童稚時，已“狀貌嶷然，慷慨有大志”，人們已對之稱奇。到他年已及冠時，給人的印象是“詳審沉靜，疏眉目，美鬚髯，凜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惟一接觸他，卻又是“溫裕如也”。慶曆七年，他以父蔭補三班借職。這一年正是他後來娶的夫人范氏出生，大概他相貌出眾，而性格沉毅類范恪，很有可能就在這年，當范恪生女時，就向他的同袍孫用議親，要招孫昭諫做他的東床快婿。^③

① 《孫昭諫夫人范氏墓誌銘》，頁 318。

② 《孫昭諫夫人范氏墓誌銘》，頁 318—319；《孫昭諫墓誌銘》，頁 316—317。

③ 《孫昭諫墓誌銘》，頁 316。

孫昭諫在嘉祐元年從其父監環慶路兵馬。大概在是年七月，環州屬羌叛亂，孫昭諫自請領軍先行進擊，他總掌百弩，奮勇殺敵，敵軍敗退，他在此役有司評功第一。大概以功擢右班殿直。^①

嘉祐二年，他命監環州防城庫。七年以右班殿直戍守慶州虜泥堡。翌年與范恪女成婚。到治平三年(1066)，他以左班殿直權環州肅遠寨(今甘肅慶陽市環縣北烏倉城北 10 公里的玄城溝口)兵馬監押，以功累遷至西頭供奉官。^②

熙寧三年(1070)八月壬申(十五)，夏主秉常(1068—1086 在位)乘環慶路帥臣李復圭(?—1074 後)守禦無方，就傾舉國之兵攻擊環慶路各堡寨，大順城被圍，宋廷命令西邊各路守臣出境牽制，孫昭諫卻率本部直搗夏軍巢穴，破蕩梁成嵬寨，斬首數百級，獲器甲羊馬不計。他在救援大順城之戰，破萌逋移香西水嵬、名嵬等寨，殺敵千人。他又收容環州各處之敗兵。宋軍解東谷堡(今甘肅慶陽市華池縣懷安鄉小城子村)之圍，破故幣州之族，均由他任先鋒。他以功陞東頭供奉官，再積功遷內殿承制。^③

① 考《長編》所記，在嘉祐元年七月丁亥(初七)，環慶經略司上奏，稱環州所轄的小遇等族叛，環州知州張揆以蕃官慕恩等九萬七千人往討之，結果斬首一千一百，俘三十四人，羊牛二千，餘黨各獻馬投降。相信《長編》這一條記載，即是孫昭諫墓誌所記的這一役。參見《長編》，卷 183，嘉祐元年七月丁亥條，頁 4429；《孫昭諫墓誌銘》，頁 316。

② 《孫昭諫墓誌銘》，頁 316。關於肅遠寨今日的位置，據張多勇在 2006 年 12 月 23 日的實地考察，當在烏倉城北 10 公里的玄城溝口，南距洪德寨 5 公里。參見張多勇：《范仲淹構築的對夏戰爭的環慶路軍事防禦體系》，載《第三屆中國范仲淹國際學術論壇論文匯編》，杭州：2009 年 11 月，頁 339。

③ 據《長編》所記，熙寧三年七月乙未，樞密院上大順城蕃部都巡檢東頭供奉官趙餘德、荔原蕃官右侍禁蒙布等，各遷一官及賜銀絹有差。神宗批示說：“餘德出界牽引，斬獲首級，恐與荔原獲兩級人例遷一資輕重不倫，可增賜餘德銀絹各五十。”據此，可知宋廷命西邊守臣及蕃官出兵牽引夏軍。又八月宋廷大順城反擊戰有功的，為權慶州東路巡檢姚兕(1026—1094)和北部都巡檢林廣及柔遠寨蕃部都巡檢趙餘德。宋廷在是年十月丙寅(初九)賞功，孫昭諫當在這次立功受賞之人之列。又據《長編》所記，夏軍所攻略之堡寨，有東谷寨，與孫昭諫墓誌銘所記合。參見《長編》卷 253，熙寧三年七月乙未條，頁 5171；卷 214，熙寧三年八月戊午、辛未、庚辰條，頁 5195—5196，5203—5205，5220；卷 216，熙寧三年十月丙寅條，頁 5254—5255；《孫昭諫墓誌銘》，頁 316—317；《宋史》，卷 15《神宗紀二》，頁 276—277。關於東谷寨今天的所在地，本文初稿有誤，在會後蒙隴東學院歷史系張多勇教授提示，東谷寨當在今日華池縣懷安鄉小城子村，而東谷寨附近有西谷寨，正座落懷安鄉附近的元城鄉。張教授熟悉環慶路一帶的歷史地理，並多次實地考察該處的宋人堡寨，其鴻文值得我們光憑文獻而沒有作實地考察的同寅參考，參見張多勇：《范仲淹構築的對夏戰爭的環慶路軍事防禦體系》，頁 332—343。

熙寧八年(1075)五月,宋廷將環慶路軍兵五萬二千六十九人,馬六千四百七十六匹分爲四將,本路副總管林廣(1035—1082)爲中軍將;鈐轄种古(1024—1093)爲第二將,都監雷嗣文爲第三將,都監李孝孫爲第四將,以當時任慶州北路都巡檢的孫昭諫爲李的副將。孫昭諫所領的慶州北路都巡檢使兵職,正是范恪長期擔任的。^①他這幾年的仕歷事蹟不詳。《墓誌銘》記他在元豐五年(1082),“從經制李憲收復蘭會賊兵,又以酬獎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相信是指他在是年正月,隨入內副都知李憲(1044—1094)再征蘭州(今甘肅蘭州市)及會州(今甘肅白銀市靖遠縣)路,進擊該處的夏軍。元豐六年(1083)二月,夏人數十萬衆來爭蘭州,蘭州幾乎不守。賴熙河蘭會路鈐轄王文郁(?—1099)死守得以保全。他隨後即代李浩(?—1095)知蘭州。孫昭諫大概在王文郁的麾下,以守城之功擢西京左藏庫副使。^②

元豐七年(1084)正月癸丑(十三),神宗給李憲手詔,要他從速加深加寬蘭州城垣,並在城內增建散樓子一座五間,另添置砲台,以防夏人再次進攻。同月丁巳(十七),又詔戶部支錢百萬緡給熙河蘭州經略安撫司,給他們計置糧草,修補守具。再於同月辛酉(二十一)及丙寅(二十六),連發兩手詔給李憲,要他從速做好蘭州的城防設施。孫昭諫在是年即以修築蘭州城有功,遷文思副使。^③

從元豐八年(1085)到元祐六年(1091),他先後知隴州(今陝西寶雞市隴縣)、

- ① 《長編》,卷 264,熙寧八年五月甲子條,頁 6457—6458。考孫昭諫之次女婿种師閔,從名字去看,與种家第三代的种師道(1051—1126)及种師中(1059—1126)很近,很有可能是种古的兒子或姪兒。考《金史》曾記宋將种師閔在天會四年(即靖康元年,1126)九月辛未(初八),被金將完顏宗望(?—1127)破於井陘(今河北石家莊市井陘縣)。這個种師閔當是孫昭諫之二婿。參《孫昭諫墓誌銘》,頁 317;脫脫纂:《金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卷 3《太宗紀》,頁 55;卷 74《宗望傳》,頁 1706。
- ② 《宋史》,卷 16《神宗紀三》,頁 306;《長編》,卷 322,元豐五年正月辛亥條,頁 7769—7771;卷 331,元豐五年十二月癸丑條,頁 7982;卷 333,元豐六年二月丙辰條,頁 8018;卷 334,元豐六年三月辛卯條,頁 8035。按李憲在是年十二月已任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都大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另宋廷在元豐六年三月賞蘭州解圍之功,其中接戰得力的將校十二員,守城得力的將校十四員,各遷一資。孫昭諫大概在這二十六人之中。
- ③ 《長編》,卷 342,元豐七年正月癸丑、丁巳、辛酉、丙寅條,頁 8224, 8227, 8230—8232;《孫昭諫墓誌銘》,頁 317。又孫昭諫在這年哪一月遷文思副使不詳。關於神宗朝蘭州的城池的修築及附近地區的開發,亡友曾瑞龍的一篇遺作值得參考,參閱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附錄一:蘭州在 11 世紀中國的環境開發及其歷史經驗》,頁 235—256。

階州(今甘肅隴南市武都區)、岢嵐軍(今山西忻州市岢嵐縣)。墓誌銘作者照例溢美他一番,說他所至的地方都有治績,部民都稱頌他云云。^①

元祐七年(1092),他以皇城副使知環州。是年十月十二日,西夏梁太后(?—1099)親率大軍數十萬人,沿馬嶺水(今環江)發動強大攻勢。同日包圍環州及其西北四十里外的烏蘭、肅遠、洪德及永和(今甘肅慶陽市境)等寨。據《孫昭諫墓誌銘》所載,夏軍來犯,圍攻累日,孫昭諫鼓勵諸將,聽他的巧計,大開城門,以疑兵計迷惑敵軍,敵人竟不敢進城。他處於敵軍重圍中,安然自若,故意命人奏樂宴飲,而命諸將分守要害,暗中派遣奇兵,邀擊敵軍退路。宋軍在主帥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章榘(1027—1102)的精心策劃下,以及名將皇城使、賀州刺史環慶第七將折可適(1050—1110)之指揮得宜,加上副都總管李浩的配合,兵力處於劣數的宋軍,使用了曾瑞龍所稱的“彈性戰略防禦”,在是月十八日,將梁太后親自統率,傾國而來而以優勢兵力專攻宋一路的夏國中軍,挫敗於在洪德寨(今甘肅慶陽市環縣洪德鄉)外。據曾瑞龍的分析,宋軍的重大勝利,不僅讓夏軍在此役付出傷亡數千人,牛馬大量丟失的代價,還一城不失地保存了環州所有的州軍堡寨,兼且第一次,也是宋夏戰爭中惟一的一次擊破夏軍的中寨,即中軍御營;教夏國的真正統治者梁太后與數十騎落荒遁去,大大挫敗了夏軍的心理,而洪德城一役也是宋軍爭回戰略主動的一個里程碑。宋廷戰後賞功,賜守環州有功的孫昭諫白金茶藥嘉獎。據說環州民感他守城之德,都畫他的畫像以祠。不過,就在他力守環州不失之時,他的妻子范氏,卻在是年十月初九病卒。元祐八年(1093)正月(二十四),宋廷賞鄜延及熙河兩路在夏軍攻環州時出兵牽制有功將佐,大概也在同時獎賞環慶路有功將佐,於是孫昭諫遷如京使,進入諸司正使行列。^②

① 《孫昭諫墓誌銘》,頁 317。

② 《孫昭諫墓誌銘》,頁 317;《孫昭諫夫人范氏墓志銘》,頁 318;《長編》,卷 478,元祐七年十月辛酉、丁卯條,頁 11383—11385,11388—11389;卷 479,元祐七年十二月丁卯、壬申條,頁 11403—11409;卷 480,元祐八年正月壬寅條,頁 11427—11428;卷 485,元祐八年三月乙未條,頁 11471;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第二章《北宋對外戰爭中的彈性戰略防禦:以宋夏洪德城戰役為例》,頁 45—77。關於元祐七年十月宋夏洪德城之戰,亡友曾瑞龍有專文詳盡分析,並及它的戰略意義。瑞龍曾參考各樣史料,然似乎沒有見到孫昭諫墓誌銘所述宋軍守環州的記述。又張多勇在 2006 年 10 月 23 日曾到洪德寨作實地考察,該處有宋古城遺址三座,依山而築。洪德寨遺址地理坐標及城牆高度均有紀錄,參見張多勇:《范仲淹構築的對夏戰爭的環慶路軍事防禦體系》,頁 340—341。

紹聖元年(1094),哲宗(1086—1101 在位)親政,孫昭諫從環州移知河州(今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州寧夏市)。二年(1095)遷東作坊使。四年(1097),再次知環州。同年六月丁酉(十五),他因進築安疆城(按:《長編》及《宋史》作安疆寨,今甘肅慶陽市華池縣東)有功,再遷官苑使。五年(即元符元年,1098)三月,他以參與招得號稱“蕃中老將,習練邊事,素多智計”的西蕃大首領李訛哆舉家歸順,並且築成橫山寨(今陝西延安市吳旗縣西南二道川南岸走馬城古城)和通塞堡(今陝西榆林市定邊縣南的鐵角邊古城)有功,擢皇城使領惠州刺史,並獲宋廷重賞。同年他請罷,宋廷於是授他管勾鳳翔府(今陝西寶雞市鳳翔縣)終南上清太平宮致仕,時年六十三。^①

孫昭諫自行引退,不求在仕宦上如他妻父一樣更上一層樓。據說當時推薦他的名卿就有四十餘人,但他以奮戰沙場數十年,早已厭倦軍旅生涯,而以志慮早已衰耗,不能再以筋力效命,於是寧可找一處清靜之地,買田歸老。他又以自己的俸錢,經辦族人未葬共二十七起葬事,又以祖宗所分之田,施給兄弟親戚,讓他們得過溫飽。他退居田林後,平日就令家人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他優遊園林三載,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五。同年十一月辛酉(初四),他的家人為他及夫人范氏合葬於京兆府(即長安)戶縣界(今陝西西安市戶縣)太平鄉孫思村顏家莊先塋,並分別請得友人和故吏王振、王箴及李公裕等為他夫婦二人撰寫、繕書墓誌銘及篆刻墓蓋。為他撰寫墓誌銘的朝奉郎監鳳翔府斜谷造船場王箴,除了讚許他在環州守邊禦敵的功業外,又特意指出他“惟此歸老,晦跡自保。逍遙於家,克終壽考。松柏芊芊,在渭之涯”的

① 《孫昭諫墓誌銘》,頁 317;《長編》,卷 489,紹聖四年六月丁酉條,頁 11603;卷 495,元符元年三月丙辰條,頁 11771;三月庚申條,頁 11784—11785;卷 496,元符元年三月戊辰、癸酉、甲戌條,頁 11807,11808,11811;卷 498,元符元年五月戊辰條,頁 11856;《宋史》,卷 18《哲宗紀二》,頁 348,351。《皇宋十朝綱要》,卷 14《哲宗》,頁 307。據《長編》及《皇宋十朝綱要》所載,橫山寨原名西蔡移寨,由環慶路鈐轄張存統制人馬在三月丁巳(初八)修築,三月乙丑(十六)築成,賜名橫山寨;而西蕃大首領李訛哆率妻男并入戶千人、牛馬牲畜歸附在同月庚申(十一),而通塞堡在同月癸酉(二十四)築成。考宋廷封李訛哆為宥州(今陝西榆林市靖邊縣東)刺史,充橫山至宥山一帶蕃部都巡檢使,並令環慶經略司賜錢四千貫,銀絹各三千匹兩及優給田土。同月戊辰(十九),賞賜招撫有功的張存自西上閣門使遷東上閣門使,其餘將佐“均次第推恩”,孫昭諫可能在同時受賞。考這次宋廷的招撫行動,帶頭的是環慶鈐轄張存,《長編》所記的賞功人員名單,自張存以下四人,並沒有孫昭諫,他可能是以下“次第推恩”者。

高明出處。孫昭諫論名位，遠不及他的妻父范恪，但他享壽六十五，晚年優遊林泉，與家人同享天倫之樂，這方面又毫不遜於他那晚年在京師執掌禁旅，得小心謹慎與文臣打交道的妻父。^①

孫昭諫的後人可考的，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皇宋十朝綱要》、《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宋史》及《金史》所記，他的第四子孫翊在宣和六年（1124）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新收復的朔寧府（即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翌年（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將宗翰（1180—1137）圍太原，並攻朔州，史稱“勇而忠”、“河東名將，守朔有威聲，金人亦憚之”的孫翊率部二千人自朔州來援太原，因金兵已據雁門關（今山西忻州市代縣縣城以北約 20 公里處的雁門山中），他就從寧化軍（今山西忻州市靜樂縣東北）及憲州（今山西忻州市靜樂縣）出天門關（今山西太原市北郊關口村一華里處，太原三關之一，通往靜樂、寧武之古道咽喉）抵太原，與金兵激戰五天於城下，最後士卒皆盡，孫翊也力戰死於陣中，而朔州城內的原漢民組成的守軍也開門投降。至於他的兒子孫昂在建炎三年（1129）二月壬戌（十三），以武德大夫、太原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制軍馬，與金兵大戰於晉寧軍（即葭蘆砦，今陝西榆林市佳縣縣城西北神泉鄉大西溝村西古城）。同月己巳（二十）城破，他與守臣徐徽言（？—1128）仍與金兵巷戰，最後士卒死亡殆盡，庚午（二十一）他們均被金人所獲，不屈而死，可說是一門忠烈。宋廷追贈他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紹興三十年（1160）八月，孫翊父子殉國三十多年後，因殿帥楊存中（1102—1166）的上言，宋廷又贈孫翊昭信軍承宣使，孫昂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命以其事付史館。^②不過，《宋史·秦檜傳》卻記秦檜自金國南歸時，與

① 《孫昭諫墓志銘》，頁 317。

② 考朔州原是遼地，宣和五年（1123）宋金聯軍滅遼後，宋人要求金人將雲中府（即大同，今山西大同市）、朔州、應州（今山西朔州市應縣）、蔚州（今河北張家口市蔚縣）、武州（今河北張家口市宣化區）等山後諸州給宋，並於是年七月派內臣譚稹出守太原，負責經營山後諸州。起初金太宗應許，在同年十一月癸亥（十四），詔割武州及朔州與宋。大概金太宗因初立，無暇治理山後諸州。翌年（宣和六年，1125）正月甲戌（初二），金將完顏宗翰（1083—1137）及完顏宗望（？—1127）等又反悔，請求勿割山西郡縣與宋，但金太宗不同意違背前盟，仍下令馬上將山後諸州交與宋人。於是原本守朔州的遼將韓正、蔚州的守將陳詡及應州的守將蘇京都向宋廷通款，宋廷用蘇京為振武軍節度使、雲中府路安撫使，至於韓正與陳詡均遷官留任，大概就在這時宋廷將朔州改為朔寧府。據《讀史方輿紀要》所考，朔州在“宋宣和中曰朔寧府，金仍為朔州”。按《宋史·徽宗紀四》、《宋史·地理志六·朔州》、《皇宋十朝綱要·徽宗紀》、《通鑑長編紀事本末》、《金史·地理志上·朔州》及《宋（轉下頁）

他同行的舟子名孫靖，他因秦檜之薦，亦補官為承信郎。這個孫靖是否與孫昭諫的第五子三班奉職孫靖是同一人？暫無可稽考。^①

六、餘論

從康定元年至慶曆二年，宋軍被來犯的夏軍三度重挫於西疆，邊庭震動，國防出現嚴重危機。仁宗君臣不得不破格提拔重用能守四方的壯士，以范仲淹、韓琦為首，有知人之明，別具慧眼而被仁宗委以守西邊重任的帥臣，他們的麾下就有為數眾多的猛將：出於將家的有楊文廣，出於文臣家的有種世衡，而最多的是

(接上頁)會要·方域》都漏記朔州歸宋後易名為朔寧府之事，而只有《宋史·徐徽言傳》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大概據當時的檔案記下“朔寧府”這一地名而沒有注明它就是朔州。以致李昌憲教授在2007年所編的《宋代建府一覽表》也漏記這一個短命的“朔寧府”。考朔州在宋人手上為時甚暫，宣和六年閏三月丙午(廿九)，金太宗又因宗翰之言而拒割山後諸州。八月，金人攻陷蔚州，殺守臣陳詔，又逐走應州的蘇京與朔州的韓正，相信宋廷在宣和六年八月以後即以相州觀察使孫翊知朔州，代替韓正，繼續扼守朔州。當金人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乙卯(十八)取得朔州後，復用朔州之名，是故朔寧府之名不傳。據《三朝北盟會編》引《金虜節要》的說法，孫翊率兵離開朔州往援太原十餘天後，朔州守將以城降金，而孫翊麾下的軍兵多是朔州人。金將完顏宗翰驅迫朔州的父老以示孫翊軍，結果翊軍兵變，孫翊在戰鬥中為叛軍所害，餘眾降金。對於孫翊兵敗身死，《金虜節要》的作者張匯批評他無謀，說他“止務先到太原為功，殊不知近擣雲中，遠救太原之要也，而復紆迴出險，人疲馬乏，反為彼賊以間離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參見李心傳(1166—1234)：《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1992，卷20，建炎三年二月壬戌條，葉18下至19下；卷185，紹興三十年八月甲寅條，葉31下至32上；《宋史》，卷22《徽宗紀四》，頁412—414；卷90《地理志六》，頁2251；卷447《忠義傳二·徐徽言》，頁13192—13194；《金史》，卷3《太宗紀》，頁48，50，60；卷24《地理志上》，頁568；卷72《婁室傳》，頁1652；李埴(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1908—1976)：《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卷18，宣和六年八月條，頁454；宣和七年十二月乙卯條，頁460；楊仲良(?—1184後)撰，李之亮校點：《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卷144《徽宗皇帝》，頁2419—2420，2422—2424，2431；《宋會要輯稿》，《方域》五之八·化外節鎮，顧祖禹(1631—1692)撰，賀次君、施和君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第四冊，卷44《山西六·朔州》，頁2034—2035；徐夢莘(1126—1207)：《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刻本，1987，卷25，葉5下至7上。又關於宋代從州建府的情況，可參見李昌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第一編第三章，表八，頁97。

① 考《三朝北盟會編》所記，這名舟子名“孫靜”，而非《宋史》的“孫靖”，故難以確定此人與孫昭諫的關係。參見《宋史》，卷473《姦臣傳三·秦檜》，頁13749；《三朝北盟會編》，卷143，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條，葉5上。

起於行伍。這批草莽英雄中，有宋一代名將狄青自然是最有代表性的，而他所建的功業和他所構建的傳奇也是最為人傳誦的。除了狄青外，因汗馬功勞而擢居三衙管軍的，就有本文的主角范恪，以及王信、周美等人。他們的崛起，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沒有長年烽火不熄的西疆，他們就不能有用武之地，得到宋室君臣的破格的厚待。當然，他們本身若沒有沙場殺敵的本事，也不會得到厚賞和重用。狄青的智勇雙全，范恪的神勇果敢，种世衡的深謀遠慮，都是他們成功的必須條件。當然，運氣也是重要的，沒有仁宗用人的不拘一格，沒有范仲淹等的識拔，他們縱是千里馬，也就不能展現奔馳千里的功夫。當然，兵凶戰危，在沙場上，任憑有多大本事，倘遇上的對手是元昊這樣百年不遇的軍事天才，而又碰上不智不明的上司來個瞎指揮，那就禍福難料。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役戰死的宋將如任福、王珪、武英等人，其實勇敢善戰不下於狄青等人，但他們出師未捷身先死，就只能訴諸天意。

筆者多年前曾寫過一篇關於狄青麾下的兩員虎將賈逵(1010—1078)與張玉(?—1075)的文章。^①從軍事生涯與經歷來說，范恪與張、賈二人很相似，他們都是起於卑末的卒伍，因宋夏戰爭的發生，於是憑個人的勇敢善戰，得到主帥的識拔，累立戰功，一級一級得到擢陞，最後官至武臣希冀的三衙管軍高位，並封侯建節。從年齡來說，狄青、賈逵與范恪很接近，依次是狄青居長，賈逵居次，而范恪第三，至於張玉因生年不詳，暫不能確定他比起狄青等誰較年長，然相信他也是同輩的人。^②他們都是北宋立國後，因宋夏戰爭的催生，第一代從起伍起家成為大將的一群。狄青與范恪等是由范仲淹識拔的大將，而狄青後來又提拔了張玉及賈逵等出人頭地。

筆者曾以張勇賈智來描述張玉與賈逵。比較起來，范恪的果勇似張玉，而行

① 參閱何冠環：《狄青麾下兩虎將——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北宋武將研究》，頁341—384。

② 范仲淹麾下幾員大將中，以周美最年長及最高壽，他生於977年，卒於1052年，得年七十六。次長的是种世衡，他生於985年，卒於1045年，壽六十一。再其次是王信，生於988年，卒於1048年，壽六十一。再次是王凱，生於996年，卒於1061年，壽六十六。狄青生於1008年，卒於1057年，得年五十。賈逵生於1010年，卒於1078年，得年六十九。范恪生於1011年，卒於1060年，與狄青一樣得年五十。至於張玉卒於1075年，因不知其生年，故不知其壽數，不知他們與狄青等人誰長誰幼。

事的沉毅又近賈逵。整體而言，可能范恪與賈逵更多一點相似。他們都是以善射著名，都是智勇兼備。他們前半生在西疆出生入死，後半生卻被召入朝，在君相廷臣的眼皮下執掌禁軍。他們在京城供職，不再需要奮勇殺敵的本事，而是需要循規蹈矩，小心謹慎的睿智。在文臣操控國政的環境下，雖說三衙管軍是“禮繼二府”的高官貴職，但范恪等倘不學會與文臣打交道，吃虧是自找的。狄青貴為樞密使，功勞顯赫，卻落得被讒罷職的下場，他的教訓，對他的同袍如范恪，部將如賈逵和張玉，自然是深刻的。宋人筆下的范恪和賈逵，性情都是“沉毅”、“沉雄”、“忠厚”、“惠和”、“沉敏有謀”，說穿了不過是說他們都是行事小心穩重，不與廷臣爭競的性格。為此，他們都能功名令終，不招人妬。相比之下，范恪那位出於將家子的佳婿孫昭諫，卻另有一番豁達不凡的性情，他奮戰沙場，建功立業後，卻不希罕文臣的推薦，不仰人鼻息，當一個三衙管軍，寧可退隱林泉，也不求馬革裹屍而歸。細細考查北宋武臣的行事，當會發現他們的面相倒不是鐵板一塊的。

比起种世衡建立起三世將門，狄青建立不世之功業和不朽之名聲，當年與狄青及种世衡齊名的范恪，他的成就自然是較為平凡。他的兒孫碌碌平庸，雖有死於王事者；但無法重振將門家聲，難怪范恪的家妓後來傷痛范氏之衰亡。范恪稍可告慰的，是有一位真正繼承他建功西邊事業的佳婿孫昭諫。當宋人的書香門第及文官家庭愛在榜下覓婿時，武將家庭以范恪、孫昭諫為例，卻都喜擇將家子為東床。這種風尚似乎延續到現代社會。

作為一個案研究，范恪的事例幫助我們再進一步了解，北宋中葉由行伍起家的武將的種種情況，包括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以及文臣的態度。范文正公不朽之處，在於他一生摒棄了當時文臣常有輕視武人的偏見，以其慧眼識拔了上百將材，為國效命，並使這些將材建立自身的功業。^①誠如李裕民教授所言，范文正公用人，只看能力，不看出身，也不計年齡，他麾下將佐，既有年高資深的周美，也有比周美年輕三十多歲的范恪與狄青。倘范恪等人的事蹟都能據翔實的史料加以發明，則我們對宋代的文武關係、宋代武人在社會上進的情形，以及宋代的將家

① 在范仲淹歿後百年，南宋孝、光朝名臣陳傅良(1137—1203)讀到他的神道碑時，便曾賦詩稱許范仲淹用人的度量，稱他“行伍拔大將，寒穢得名儒。推轂天下士，百年用其餘”。參見陳傅良：《止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讀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佚事》，葉3上下。

建立的情況，都當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2009年10月5日初稿

2010年5月30日修訂

後記：

本文初稿在2009年11月28日在杭州師範大學舉行的“第三屆中國范仲淹國際學術論壇”宣讀，蒙論文評議人、陝西師範大學李裕民教授賜示漏引之資料，以及賜告拙文之長短，已據之補充修正。會議期間，又蒙隴東學院張多勇教授賜告環慶路一些堡寨今日的正確所在地，亦據之加以修正。

**The Military Career of General Fan Ke (1011—1060), a Great General Who
Served under Marshal Fan Zhongyan (989—1052)**

Ho Koon W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ilitary career of General Fan Ke 范恪 (1011—1060), who rose from the rank and file to act as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imperial cavalry under the command of Fan Zhongyan 范仲淹 (989—1052), the great reformer and statesman. A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ian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case study also shows how the promise of social mobility could motivate a commoner who opted for the military ladder of success rather than the civil route that led through the bureaucratic examinations. The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military career of General Sun Zhaojian 孫昭諫 (1037—1101), the successor and the son-in-law of Fan Ke.

Keywords: Fan Ke, Fan Zhongyan, Sun Zhaojian, military careers